

宣教學——華人神學教育中的「缺環」

連達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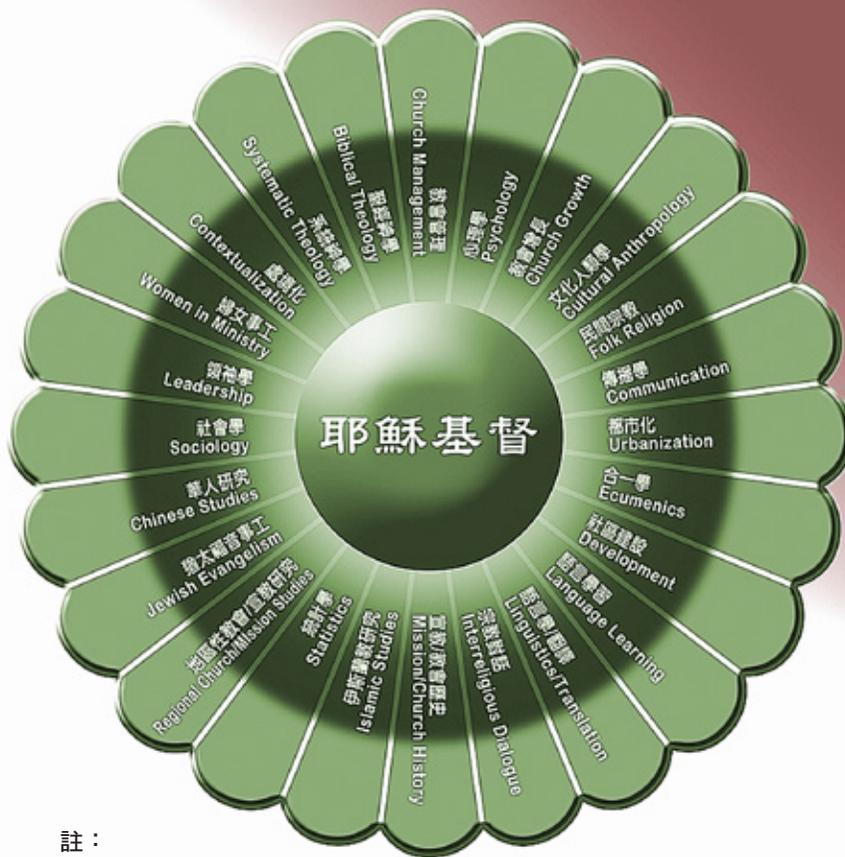


筆者於1984年神學畢業。回望走過漫長的事奉路，發現自己與「宣教」結下了「不解的緣」——諸如在牧養的堂會推動宣教事工，自己修讀「宣教學」的神學碩士及博士，於神學院任教宣教科目，作宣教研究及發展宣教培訓工作；也曾作過8年差會專職同工，既發揮宣教連繫角色，又參與多方的宣教活動等等。既是如此，對「華人神學教育與宣教」這類課題，一直以來確有思想過，一點都不陌生。如今，很樂意在此分享一些個人的觀察和見解。不過，筆者也深深的知道，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題目，表達上若來得太率直的話，便會得失某些人了。是以懇切盼望讀者，先以愛心來包容本人，好讓大家閱讀時，都只會聚焦在「神的國」及「華人教會需要」的層面上。

再補充說，以下的分享屬較「狹窄之論」，因主要所言者是以香港經驗出發，而所觀察及應用的，也多與香港教會的實情有關，不盡表示各地華人教會皆如此。至於以下所論述的，能否對普世華人教會也具參考作用，則需大家仔細去思考和評論了。

認識「宣教學」和「缺環」

筆者首先想指出，本文題目所說的「宣教學」，並非指一、兩科的宣教科目(即狹義的理解)，例如「宣教學導論」、「教會的宣教使命」或「宣教的聖經基礎」等等，而是指廣義上「宣教學」這門學問(Missiology as a discipline)。¹ 美國宣教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 曾給予的定義是：「宣教學是一門科學，是關於基督教宣教的理論與實踐的系統性研究……」(“Missiology, the science, i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 mission...”) ² 進一步來說，它有以下四大特點：(1)它是有系統、層次和綱領的知識；(2)它是一門反省及分析之學，本著學術精神和方法來探討問題；(3)它十分著重宣教實踐，並非只著眼於象牙塔式的思想交流與會通；



註：

1. 從中心「耶穌基督」光環延伸至灰黑色的外圍就是「宣教學」的範疇。
2. 圖中臚列的各學科只是舉例說明而已，並非包羅了所有應涵蓋的科目。

(4)它是一門「跨科際的學問」(A Multidisciplinary Discipline)，舉凡聖經研究、神學、歷史學、人類學、向穆斯林宣教、領袖學、教會增長、傳理學、心理學及語言學等等，都可囊括在內。簡單說，它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³或許我們可從上圖作深入一點的理解：⁴

在本文中，筆者想跟大家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華人教會的神學教育界，至今在其整體的設計及體系中，是否有肯定並容納「宣教學」這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在其中呢？筆者的回答是：「恐怕沒有！」因為若真有實踐的話，我們理應看到華人神學院裏，普遍會是：「宣教學」的師資人材輩出，宣教經費有充裕的儲備及運用，宣教學位有多元的提供和選擇，宣教研究和刊物陸續面世等等。可惜的是，在過去30年來的華人神學教育發展路上，我

們除了觀察到有幾間香港的神學院在這方面稍為作出一點努力和成績外，其餘的對此都好像沒有承擔似的；或許就此我們可大膽地總結說，華人神學教育其實至今仍有一個「缺環」(Missing Link)，仍有一個「不完整」(incomplete)之處，就是沒有把博大精深的宣教學訓練，全面地納入在神學訓練的整體運作中。

請容筆者贅言再說，所謂「缺環」現象，並非指神學院內沒有一兩科宣教科目的教導，而是沒有把眾多的宣教學科整合在全面的神學訓練系統內，似乎把其「邊緣化」(marginalized)了！這種安

排的結果，自然就是神學院每年所能提供的宣教學課程不多，更遑論是設立不同程度的宣教學位、文憑或證書了！近年，我們喜見華人教會在宣教上的普世意識、動員能力、事工發展及人力差遣方面等等都有所進步，甚至可說方興未艾，但為何竟在培訓宣教人材的神學訓練上，未能有相應的速度和步伐呢？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成因探索

要思考造成這「缺環」現象背後的原因，相信並非一件易事；但鑑於華人教會的宣教大業既是那麼重要，恐怕我們仍須為此而在思想上盡點努力。就是說，我們需要思考造成這現象的根由，並嘗試去解決之。是以筆者也就戰兢地並冒昧地提出以下的一個觀點：

華人神學教育上缺少了「宣教學」這一環，乃因華人教會普遍上看不到「宣教學」實在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

首先想指出的，這問題的癥結是落在「知識」的層面上(Knowing)，而非「生命」的層面(Being)或「實踐」的層面上(Doing)。筆者的意思乃是說，每談及宣教，華人教會的思考層次，總是傾向於看重宣教士的生命準備(靈性與品格)及宣教士當如何去建立美好的工作(事工與匯報)，卻往往忽略了他們應知道甚麼，當掌握甚麼，以致更好地面對將要服侍的世界和族群(知識與反省)。這樣的傾向，或許十分符合我們華人教會文化一向以來所重視的「人本位」及「實踐性」。惟正正如此，我們卻易於在宣教知識上的學習、反省、分析、傳遞及累積上去花神費力，甚至不期然地輕看了。尤有甚者，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西方教會在「宣教學」上卻有長足發展，並已逐漸形成一門正規學問，根基紮實，範疇廣泛，可是，我們看來「卻不知曉」！

是以很多時候，華人基督徒、牧者及教會領袖(甚至是神學家、聖經學者)，其心目中的「宣教學」，絕不會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它只不過是點滴神話語的指引，配合眾多宣教士的感人見證，加些不同宣教工場上的歷史和事工分享，並再添上一些異地族群文化的知識及見聞，那就是一切了！既是如此，神學教育上又何須作出「大幅度」的調整呢？只要在傳統的學科訓練上，加上若干宣教科目和課程，豈不就解決了問題麼！筆者相信，就是這樣的膚淺理解，促成神學院難以有積極的相應措施，去提升「宣教學」地位，增加「宣教學」科目，培育「宣教學」師資，造就「宣教學」人材，增添「宣教學」資源及進行「宣教學」研究等等。⁵

總而言之，「缺環」的主因，乃來自「知」的層次——就是「竟不知道『宣教學』是一門大學問！」真的，是「知識的不足」削弱了我們啟動前

航的心志，是「視域的限制」促成了我們長久以來的「無為」。

解決困局之新方向、新模式

情況既是如此之不足，我們可如何突破呢？

筆者有一個建議，就是今日의香港/華人教會，在宣教神學教育的道路上，必須朝著「新方向」走，又以實踐「新模式」為念。筆者的意思就是：今後適宜不再著眼於「分散式」的宣教神學培訓模式，反應聚焦於「集中式」的宣教神學培訓運作。

所謂「分散式」的宣教神學培訓模式，就是不同宗派或背景的華人神學院，可按自己的領受、條件、信仰、信眾、傳統、體制及節奏等，各自開辦宣教課程和科目，毋須受其他宣教團體或人士之左右。固然，這種運作方式自有其優勝之處，惟筆者深深的感到，由於華人教會囿於各種資源的限制，尤其在華人宣教師資方面更是嚴重不足，若採納這種模式，開始時定必舉步維艱，發展時亦難以深化或延續下去。香港的神學院過去幾十年走過的路，似乎都印證著這點的真實性。再者，在教學資源微薄且分散的情況下，面對著要學習的，竟又是博大精深的「宣教學」，結果我們實在難以多方探索其真義，更遑論進入其堂奧了。至於期盼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的學問上貢獻出幾分力量，更彷彿是天方夜譚了！或許就是這樣，我們只好退而再強調華人宣教的「生命」層面(Being)及「實踐」層面(Doing)，而非「知識」的層面(Knowing)。恐怕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了！

要逆轉以上的困局，我們需要大膽地放下原有的思維，並嘗試採納一個新模式，就是「集中式」的宣教神學培訓。「集中式」的運作，就是指某地區的「華人教會」(意思包括堂會、差會、福音機構及相關團體等)，願意跨越宗派及堂會、差會及機構、傳統及經驗、大小與新舊等等界線，起來籌辦一所屬華人的「跨文化訓練學院」(或稱「宣教訓練學院」)。換言之，其異象是努力把宣教層面之

師資人材、財務經費、網絡平台、宣傳推廣及學生招募等等，都凝聚起來，以發揮最大的力量；再不分宗派、背景、歷史、規模或組織等，只要不同單位都同屬基督教信仰，願意為「神的國」(Kingdom of God)而奮進，大家就集中力量，以培訓更多華人「宣教學」人材、宣教士及宣教人等。而這所「跨文化訓練學院」，不僅重視華人教會原有的宣教「生命」層面及「實踐」層面，更願意進到「知識」層面，吸納新知、傳承學問和開拓視野等。

筆者也知道，以上所言僅是一幅理想的圖畫，若沒有眾華人神學院、差會、堂會、福音機構及宣教熱心人等「持份者」全力支持，並願意作出相應而艱辛的調整，一切都只成了空談，毫無實質意義！是的，要建立「集中式」的「華人宣教訓練學院」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所踏上的確是一條崎嶇路！

說到這裏，雖然內心有點慨嘆，但卻沒有灰心和氣餒！為甚麼呢？因為喜見從今年4月開始，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董事會並會員週年大會，已正式確立了一所雛形且屬華人的「跨文化訓練學院」(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 簡稱CCTI)，並委任了洪雪良博士牧師為創辦院長；⁶ 這是一項突破之舉，而其理念與實踐，正與筆者以上所倡言的「集中式」的宣教神學培訓相近。深願宣教的主大大賜福這個「初生嬰孩」，並恩領「他」健康成長，好使「他」成為華人以致萬民的祝福！

結語

相信大家都同意，神學教育深深影響著教會未來的發展；這不單在真理教導、牧養及佈道等方面是如此，在宣教上也一樣。為了教會的美好前景，我們需要有美好的神學訓練。

可惜，談及宣教，我們卻發現：「宣教學」竟成了華人神學教育中的一個「缺環」！今天，當華人教會的宣教工作正邁步向前時，為免其步伐受到

不必要的窒礙，我們必須早早正視這個「缺環」的問題。

其解決之道，筆者認為有兩大要點：其一是需要更多人看到「宣教學」實在是一門大學問，華人教會不宜等閒視之，且必須用力把它納入在神學教育系統內，切勿失諸交臂；其二則需要更多人看到慣常「分散式」的宣教神學培訓，其模式已缺乏適切性，需要放下，代之而行的可考慮「集中式」的宣教神學培訓。這樣，相信日後才會見到更大的宣教動力和培訓果效。

香港教會剛踏上「跨文化訓練學院」(CCTI)的道路，筆者認為這「集中式」的培訓模式，確是一個正確選擇，也是宣教訓練工作上的一個突破。深盼眾肢體、同工都能大力地支持他，並為他多多禱告。

註釋：

1. 以下這本英文書為認識宣教學的入門書，值得大家閱讀：Glenn Rogers,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Missions and Missiology*. Mission and Ministry Resources, 2003.
2.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4, October 1986, 封底內頁。
3. 連達傑，《靈風吹萬民：雙管齊下的宣教實踐》。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6，頁221-224。讀者可詳細閱讀這篇文章〈宣教學淺釋之「定義篇」〉（頁219-225），以了解它為何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
4. 連達傑，《靈風吹萬民：雙管齊下的宣教實踐》。香港：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6，頁223。這圖解參閱並修訂自Charles Van Engen, *Mission on the Way: Issues in Mission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6, pp. 18-19.
5. 資深宣教士梁永強牧師，就曾指出華人教會在宣教上有一大不足之處，就是「缺乏學術研究」，見連達傑、梁永強及洪雪良，《反思華人/香港教會宣教的得與失》。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3，頁70-75。
6. 詳情可參閱《往普天下去》2015年10-12月號，是期主題是：「跨文化訓練學院」。另相關網頁可見：<http://www.cctihk.org>。

(作者為美國西方神學院跨文化研究博士，在教會及差會從事宣教事奉多年。作者保留本文版權。)